

本书荣获法国梅迪西文学奖

蒙古苍狼

世人最崇敬的蒙古之王

——成吉思汗



[法]欧梅希克 HOMERIC/著 王柔惠/译

LE LOUP MONGOL

虎儿年(公元1206年),铁木真登基为大汗,称“成吉思汗”,意为“世界的统治者”。之后,他统一蒙古各部,且不断出征,建功立业,终于使国家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。书中借由铁木真的部属——博尔术之口,叙述苍狼之子成吉思汗如何带领他的子孙、将领以及子民征战沙场,建立跨越欧、亚、非三洲的大帝国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I565.4

127

2006

本书荣获法国梅迪西文学奖

[法] 欧梅希克 HOMERIC / 著

王柔惠 / 译

蒙古苍狼

世人最崇敬的蒙古之王

——成吉思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Le loup mongol ©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, 1998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06-145号

20-2006-1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蒙古苍狼/(法)欧梅希克 著;王柔惠 译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6. 12

ISBN 7-5633-6337-8

I. 蒙… II. ①欧…②王… III. 小说-人物传说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370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395790-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715mm×1 020mm 1/16

印张:21.5 插页:4 字数:250 千字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539-2925659)

献 词

给马尔文、呼斯隆和丽娜，
他们的妈妈们及安妮阿姨，
还有他们的米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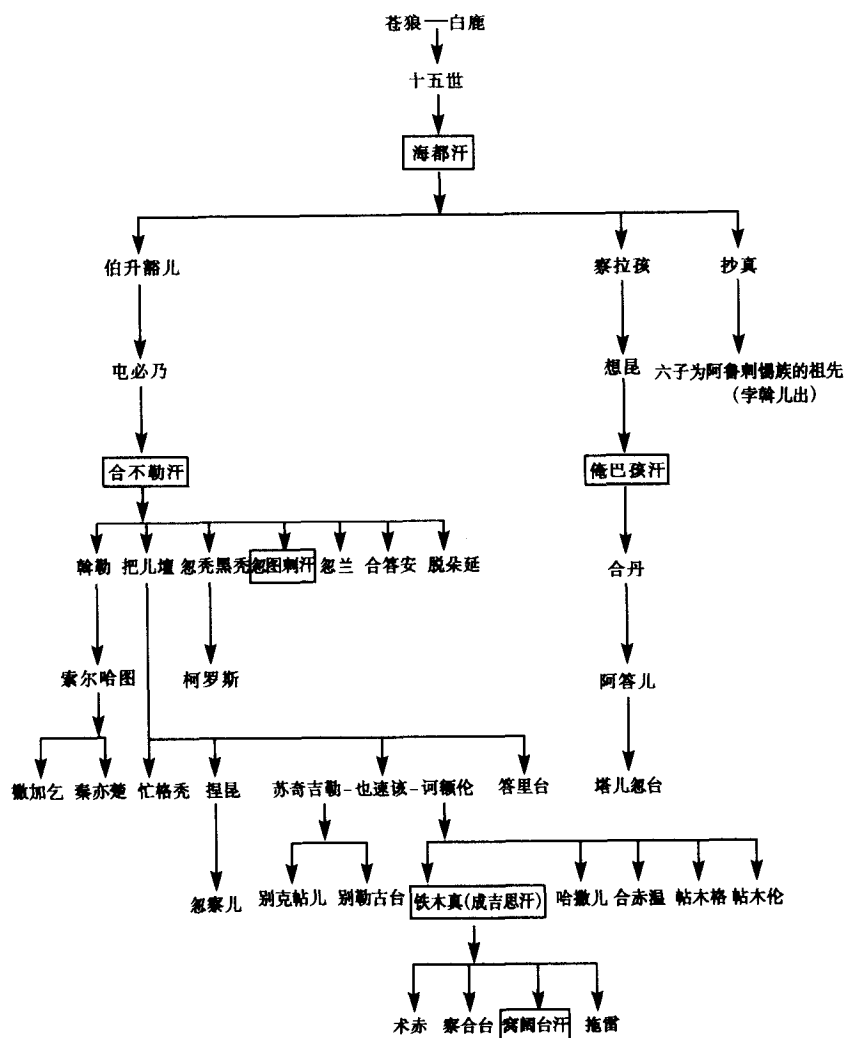
再怎么说是如假包换的马，真实的大地、天空及梦想。

——可马克·麦克卡地《多么美丽的马儿》

无限延伸的旷野中，那一整片天空，在从来不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，转眼化身为倾盆豪雨，想到这，就好像有一个大窟窿，直让我想逃开，因为我早已像洞一般地被掏空。

——尼古拉·布皮耶《蝎子鱼》

蒙古可汗世系表



前 言

我叫博尔术。我的这身老骨头,已达到满载荣誉的生命巅峰。慢慢地,我用疲累不堪的双脚转过身,饮吮着这块一直属于自己的土地——蒙古。大海般的草原随风舞动着,扭曲着。在我身旁,风仍击打着岩石,让林木屈膝。一切都这么井然有序,我现在可以安心地躺下来了。

昔日战士生涯,历历在目,我的双眼竟被这熟识、强烈而又蛮荒的美景蒙上一股雾气。也因为想起那段曾走过的日子,以及那些从我双唇边挣脱、有着乳汁般肌肤、玫瑰般脸颊和花香扑鼻般乳房的女人而浸湿了眼眶。

听我说话的你啊,不要不耐烦。现在必须永远沉睡的我,要向你述说我粗蛮残忍的过去。集中你的精神,我将在马背上带你走入我用一生全心全意奉献的,最被世人崇仰的蒙古之王,腾格里(蒙古语为天或神的意思)所遴选之天子,以及全民族之皇帝——成吉思汗的岁月。

首先,必须褪去我老人的衣装,赤裸才能顺从天意。就让秃鹫啄食我的碎尸!让风吹散我的残骨!反正,我的血将永远凝结,我的骨头会腐化于尘土。寒雨也会侵蚀我的躯干,雷电会灼焦我的肉体,阳光会焊粘我的眼皮。我是个蒙古男儿,伟大成吉思汗的“安答”(结拜兄弟),当我在叙述充满血腥和甜蜜的往事时,我深信自己的双眸绝对是烂亮的。

就这样,我正躺在一棵红松树的树阴下,树枝迎空摇摆,地上布满碎红石子,身旁围满赭灰滑石。我的安息地便是大蒙古草原青山间的一块狭地,像极了昏睡恶魔背上的那道小伤痕。往下一点,就在我沉睡的小窝旁,布满了块状的峭壁。僵硬欲枯的巨大落叶松,其咆哮声可一一传入我耳。这曾是成吉思汗在每场战役前,最喜欢召见我和他骁勇战士们地方。自从大汗驾崩后,腾格里用雷电将此地的落叶松逐一地劈倒,焚燃成一块圣地。

嗯,我还好。而泪已干涸。

地面的凉气已渗入背脊,狂风也不停地鞭打我的肋骨。我的躯体已寒,但却燃烧着再次整装上马重回过去的渴望。现在我可以开始对你叙述我跟随在成吉思汗身边的冒险遭遇。

当年,我十六岁,身强体壮,有种强烈摧毁的欲望……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曲 安答	1
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部曲 征战	163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部曲 成吉思汗	24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 录:

草原史诗的另一种抒写 红 柯(著名作家)	32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“安答”心目中的一代天骄 姚大力(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)	32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曲 安答



第一回

苍穹在草原上挥洒着灰色的大彩笔，没半点儿蓝。我蹲在马群中抚触着母黑马的乳头。奶汁强力地冲击我的皮肤，在我的指间跃动，在我的血管中窜流。就这样，乳汁灌满了我，且借由我的躯体，像吸足了水和阳光的芦苇般，变得又直又挺，在一大片的草原上蔓延着。

突然，温沉的乳房缩回，中断了使人心动的流液，我的乐趣也随即消失了。

马的脸朝向两座光秃秃的大丘脊，一动也不动，浓密的马鬃纠结在风中。它对这片红土的兴趣竟如此强烈，强烈到就算我当时只用一根手指抬它起来，它都不会察觉。

不远处，我的金栗色坐马微颤地停止了脚步。一瞬间，整个马群开始惊扰起来。营地附近的狗儿们也纷纷站起，鼻子朝天，互问何事发生。当时我的反应是敌族的入侵。只因为已有好几个月，他们不曾侵越我们的领土，但是对父亲和马群们而言，危险却一刻也不曾减少。

风停了，带走了草原上令人陶醉的香气。

就这样，我远远地看见了他，单枪匹马，一动也不动，像是老鹰蛰伏于暗处，守候着早晨出生的羔羊。

他又高又遥远的身形被天空分成数段，压迫着我们。他就是风。

他曾几何时已在观察我了？

他从斜坡上直直地向我飞奔而来，在离我几步路前停下。此举造成了母马群的骚动。只有我的金栗马兴奋地仰立起来并向他靠近。

陌生人的坐骑是只斜眼赤草色的骗马^①，不时地摆头，马衔在半开、吐沫的嘴里，使劲地发出喀喀响声；马胸更可见不断冒出的汗水，直流向球节。陌生人

^① 阉割过的马。

的箭袋里备有弓箭，腰间佩带了小刀和弯形大刀。这骑士可真有模有样。

他问道：“你有没有看过有四人赶着八匹马经过这里？”

我确实是在稍早时曾瞄到这群人，并察觉到他们的马匹皆疲累不堪。他们如果不是逃亡避险，便是在追杀仇家，否则，让自己的马群如此奔波劳累可是件羞耻的事。我之前根本没猜到，原来他们都是偷马贼。

“那些马都是你的吗？我去帮你追回，马没了，人就什么都不是了。”

他转过头凝视着我，眼神中还残留着一路奔波的痕迹。

“你只要告诉我他们从哪个方向逃走就够了。”

我便指给他看，说那群人向公羊状山丘的方向逃逸，并表明愿意借他一匹坐骑，好让他的马喘喘气。

他稍一愕然，注视着我，双眸中的阴灰和疯狂顿时柔和下来。

我的金栗马早已上好马轡，也已佩带好了一把弓和三枝箭、一葫芦的马奶，胸前口袋里也有一大块干乳酪。

“让我陪你走吧！在下博尔术，这一带我很熟。”

“你知道如何不绕远路去追捕他们吗？”

“当然！就像我也可以指出月亮从哪儿升起一样简单。”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我可是大蒙男儿！”我不快地答腔。

“那我们走吧！向导。”

不一会儿工夫，我牵来了他所需的壮马并和他一起套好鞍轡。没多久后我俩便摸黑上路。他尾随于后，踩着我的脚印前进，为的是在草原中只留一人经过的痕迹。



我俩不分夜昼地驱马赶路。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，但我有时会感觉到他在暗地观察我，尤其是在我观察马粪来预估我们距离盗马贼有多远的时候。

我俩逆风往前追赶，所以，可在追上盗马贼之前听见他们的声音；他们片段的对话、笑声，断断续续地向我们传来。一段一段地像口沫在天空弹跳着。

日落时，我们已赶上他们了，拴好马，并确认马头牢绑于地上以防马嘶叫后，便向他们的扎营处匍匐前进。

盗马贼落脚于河湾处，一块曾被水淹过、现在则长满柳树丛的草地。他们

其中的两人将马拴紧时,其他两人收集阿尔格勃^①升火。趁着夜幕低垂,铁木真和我便分吃了我带来的干乳酪和那壶马奶。

他的身躯又长又机敏,沉着无表情,散发着一股稳重成熟的感觉,眼里迸发出一股陌生的火花。那时,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,当他说出“铁木真”时,我着实吓了一跳。

我那时的惊愕是加倍的,不仅他先回答了我想问的问题,他的名字也确实给了我出其不意的冲击。

“铁木真!”打铁的人,大蒙古里我只认识一个铁匠,他就是乞颜部族首领也速该的长子,也是孛儿只斤氏贵族之后。

“你说什么?”

“你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?”

“想……但……你是也速该大勇士的长子?”

他眨眨眼。

我知道他就是,我怎可忽略这点。牧人们不停地传述着他的英勇故事。他父亲也速该死后,曾是结盟友邦的强势部族泰赤乌部^②背弃了他,掠夺了所有的牲畜,并将他和家人们逐出自己的领地。铁木真靠着挖食地上的草茎或骗取各种不同的腐肉来填饱肚子,才得以生存下来。泰赤乌部首领——塔儿忽台葜葜汗位已久,他假借正当名义,费尽心思,要人带回铁木真的项上人头以除后患。但每次这大勇士的儿子都能脱险逃过劫难。穹庐中,每晚他的英勇行径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不久,也会有歌曲赞颂他的荣耀、扬唱于蒙古青山间,而且随着河流一直流传到更遥远的草原上去。

当时,我和他同年龄,十六岁。但是,可能是所遇到的波折较多,他看起来比我成熟。他的生命颤动着一股强大的动力。他像从天掉落的大陨石,坚挺、严谨、灼热又临危不惧。然而他的一举一动却是那么轻柔自在。我从来不曾感受到如此的强悍和自制,当他再向我要求留在他后面不动时,我反抗地说:

“自从我们同行后,就未曾有一林一石分开我们。看!我俩的足迹只有一双。”

“这些人都是泰赤乌部人,”他指着盗马贼说道,“别背对着他们,因为他们会像苍蝇黏老马一样缠着你不放。”

“我曾经有一个兄弟被他们的族人杀了,他们可能也不会不放过你,我跟你来

① 马粪。

② 泰亦赤兀惕,黄金家族之一。

到这里,不是要袖手旁观的,把我当朋友吧!”

他调整了箭袋,停顿了一下,并使眼色要我尾随于后。那时,天空的一角露出了一小片曙光,撕裂了黑暗的夜。



鼾睡中的泰赤乌部人刚开始流露着令人烦恶的表情,之后,他眨眨眼皮。当他睁开眼时,我不停地用河里所拾捡到的石子儿丢击他的额头。

他的头颅发出爆裂声,被打歪的鼻梁中喷出鲜血,淹没了眼眶。此时,其中的一人警觉地叫醒其他人,三人便一下子站起。铁木真潜伏在暗处,各用一枝箭从后面射倒了二人,其中一人脱逃了。但很快就被我们抓住。他在我俩的刀锋下,喘息着,因为惧怕而呻吟着,差点儿瘫手瘫脚地倒下,只得用手臂像轮状甩动才站得住。

“泰赤狗,”我大叫道,“你死定了!”

他踉跄地稍站稳脚步,接着就被铁木真一把扑倒。我趁机一把抓住他额前的头发,向后扯,把他的头往后仰拉,将他割喉而死。我很兴奋,最后将他的头颅割下,在月光下边笑边看他的脸,他浮肿的双眼充斥着惊恐和愚蠢。

我说道:“死得好,脏垃圾!”接着便把这战利品抛向远处去。



大清晨,我们带着找回的马群,马不停蹄地赶路。此时,铁木真说:“平分这些马匹吧!挑你喜欢的马。”

“这并非战利品,是你的马!”

“没有你的协助,我怎么可能追回它们呢?”

“当然没问题。你要知道,家父是阿儿剌部的有钱人纳忽伯颜。我是他的独子,他的财产都将由我继承,留着你的马吧!”

他点点头,沉默不语,直到我们抵达父亲的营地。

父亲看到我们,先责斥我为何事先没有通知他,就不知去向,接着把我紧紧拥入怀,不断地向腾格里道谢,感谢神保佑他的独子。狗儿们跑来迎接我,但是一接触到客人的目光时,便夹着尾巴逃到帐篷的后方,像做错事被处罚的样子。

父亲在铁木真的注视下也显得窘迫不堪。即使他刻意隐瞒,我也会察觉到他的不自在。我向他告知访客的身份。

“大勇士也速该的长子?那位善用谋略、使得塔儿忽台的泰赤乌部族颜面尽失的英雄?”

铁木真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,他在穹庐里坐在父亲的右边。父亲立即吩咐宰杀一头羊宴客。还多亏了这位贵宾,可为我突然离家的行径辩护。

我们大口喝着酒,分吃烤得滚烫的羊内脏,把亮刀插入羊心和羊肝,撕咬还滴着血的羊胃,用袖口擦油,擦到连肘关节的地方都脏了为止。他吃羊尾,我吃羊头。饮尽整桶的艾日格^①和羊高汤,把肚子填得快胀破为止。等我们啃净每根骨头,父亲已按捺不住,便向我们的客人问道:

“你的马匹们需不需要填填肚子?”

“是的,它们虽然瘦骨嶙峋,却都是我的财产。若是没有贵公子的帮忙,我恐怕再也看不到他们凸出的肋骨。纳忽,你可以他为荣。他站在我面前不卑不亢的,从他眼中,我看见了 his 真诚的心。”

“别再夸奖他了,博尔术可是差点就没命呢!倒是说说看你们追捕盗贼的经过,因为你们俩像极了两只幼狼刚捕获生平第一只猎物似的。”

“没错,这比喻打得好,像极了刚被逐出群居生活的两只狼,同心协力地一起打败那些曾偷我东西的人。”

铁木真为了取悦我父亲,将我俩冒险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。我从未看过父亲会如此对一个年轻小伙子感兴趣,不断地向他追问经过,此时炉火照亮了我们的脸庞。

头上冒烟的圆形天窗,星星不断地闪耀着。这一晚,如同其他寂静的夜,我家的蒙古包像是唯一伫立于地球上的一户,在里面,每个声音,甚至连最小、渐渐散落的光芒,也像初奶般被品酌着。

那一晚,铁木真的肺腑之言大大增添了我父亲被重视的感觉。铁木真敞开心胸开始诉说他的故事:

“崇敬的纳忽,就如你所知,我的父王也速该是蒙古族乞颜部贵族之后,一生以伟大的合不勒之孙子为荣。他是位杰出的骁勇大战士,尽心劳瘁地攻打塔塔儿部。让其他蒙古部落纷纷地向乞颜部族求好,缔结联盟。当泰赤乌部也加入阵营时,父王的地位已是万人之上,牲畜又强又壮,女人圆润又幸福,俘虏奴才也多得数不清。

^① 酸马奶子。

然而，他却有一缺点：缺乏忧患意识。他无畏任何人，经常单枪匹马出游。七年前，我九岁时，我们俩一同出发到弘吉剌部，我母后的家乡，去挑选我未来的媳妇。

经过三天的行程后，我们抵达弘吉剌部首长德薛禅的营地。

当德薛禅得知我们的来意时便说：‘有一只雪白的大隼鸟来到我梦里，它一边飞着飞着，爪子里同时抓着太阳和月亮。它栖息在我的手上，因此我才得以看清这宇宙间的两大天体。你说说，也速该，我们还会梦到比这更好的预兆吗？别忘了，从前你也对我部落中的一位女孩子着迷。我部落里的女子可是比母马的酸奶更让男人的心痴狂。’

老首长指的是我母亲。也速该将她从敌人部落抢掳回来。‘向大汗贵族后代及大蒙古部落的领袖们致意，我们为他们保留了最美的女子，让她们坐上由黑骆驼所拉的勒勒车^①吧！也速该，贵公子的眼神明亮如火，在去别的部落挑选媳妇之前，让我叫我女儿出来瞧瞧吧！’

老德薛禅便叫道：‘孛儿帖，孛儿帖。’直到一个小女孩掀开帐帷为止。她直挺地站着，紧闭下颌，有着一双不认输的眉毛，那就是我的妻子。”

铁木真暂停了他的故事，看似不快的样子。我们便也尊重他的沉默，直到我父亲问道：

“这孛儿帖想必当是娇美艳丽？”

“是的，纳忽，尽管她的脸沾满风沙，她清纯的模样却像黑暗中的明月。最令人赞赏的是，她的双眸散发出千缕光芒，像是黄金和绿宝石的混合体。我们说水和火是抓不住的，但在她的眼中却可以全都看到。老实说，那时我没太大的感觉，那年我九岁，她比我大四岁；我对她的感觉，全是小孩子的感觉。父王那时便相信她将是贤内助。他觉得她活力四射。”老德薛禅之前对他说过，“如果我们将小孩送人而不反抗，会被藐视的。然而，女孩的幸福并非守候家门，而是等待着被送给男人当媳妇。我的女儿将嫁给你的儿子，但交换条件是，我未来的女婿必须留在我这，直到他可以成婚的年纪为止。”

“在那过了一宿后，我终于看到我所描述的孛儿帖的双眸。如今，宽厚的纳忽，你也知道我已到了成亲的年纪了，可以去倾慕她的体香。我必须去迎娶这女人了。”

“你已长大成人了，也速该早已料到。”

“也对，也错。”铁木真回答说。

① 蒙古拖车。

“隔日，父王叮咛我要听从未来丈人的话，并以我惧怕他养的狗群为借口，要求他管好它们后，便回自己的营地去。我记得他离去时还唱着歌。他赞颂着他的马，并说在它眼里看得到腾格里在人出现前所开创的世界，有一双连冷淡都容不下的炙热眼睛、比鸟飞行时还要清澈透明、比他的生命还珍贵等等的颂词。之后，我再也没看过他了。”

他闭上嘴不说话。

跟所有的蒙古人一样，我们都知道也速该是怎么死的。大家说他是被有世仇恩怨的塔塔儿族人以设宴为名，毒杀身亡。

“不要听信那些流言，让塔塔儿族人变成是我的杀父仇人。那些走狗已因父王的不幸身亡兴高采烈很久了。没错，父王是爱吃喝玩乐，撩看女人的裙子。但他从不会和敌人们分享这乐趣。”

“听说他仍然回到了自己的部落。”

“一点也没错，纳忽，他痛苦挣扎，口吐黑汁，颤抖到无法开口说话。他那时似乎只想告诉身为家中长子的我一个秘密，之后便有人来从弘吉剌部带我回去。不幸地，我回去时已太晚了。我仍相信，如果他是被塔塔儿族人设宴诱杀，当时必定会有一个我族的盟友在场。”

“哪个蒙古部落毒杀你父王会有好处？”

“塔儿忽台所领导的泰赤乌部，属于黄金家族的分支部落。”

是除了乞颜部之外，同为贵族之嫡者，也是唯一一个会自吹自擂的蒙古部落，老是吹嘘在泰赤乌部族中出了一位大汗。塔儿忽台自恃甚高，贪婪粗暴。他老幻想着祖先俺巴孩的功勋，但却无能无德拥有此盛名。

在所有传说里，一些正直的蒙古勇士中，俺巴孩是我最崇拜的。他是合不勒汗的堂兄弟。合不勒的儿子们当时太年轻，无法继承大任，俺巴孩因而被遴选为继承汗位的人选。

俺巴孩汗死后，汗位理所当然回归乞颜族氏。忽图刺是合不勒汗的四子，便接任汗位。据铁木真所言，也速该为忽图刺汗的侄子，有能力继任汗位。

“每当父王打胜仗凯旋归来，塔儿忽台想称王的希望便减小。如果他慢慢亲近他，使更多人来投靠父王，也只不过是伺机窃夺父王的势力，接掌王位。这就是事实的真相。纳忽，现在的我势单力薄，和拆散背叛我的塔儿忽台势不两立。我诅咒他，他的思想比鸟兽的屎粪还毒，如果有一天，腾格里让我恢复武力，我必将他的肝脏践踏成泥。”

他看着我，眼神如此深邃莫测，无法感受到我是多么渴望想助他一臂之力，实现愿望。